

· 奇幻系列 ·

十世仇

香港·张宇著



十世仇

香港 张 宇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香港勤十缘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172号

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: 94046

十世仇

香港 张宇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香港勤+缘出版社出版

北京朝阳隆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5印张 160千字

1994年10月第1版 1994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0册

*

ISBN7-5059-1964-4

I·1382

定价: 全四册: 27.70元

(本册: 6.40元)

与鬼同居

徐星白推门后，马上高声的对屋里人叫嚷：“喂！你们都出来呀，发生大事了！”

正在屋里洗菜及在房中做功课的徐太太及徐星云，都忙忙地冲出来。

“哥，有什么事了？”徐星云望着兄长问。

“隔邻有人来看房子！”徐星白放下公事包，立刻紧张地宣布。

“真的？”徐太太用围布抹着仍湿的手，表现得十分震惊。

“当然真的，我认得那经纪，就是楼下那间地产公司的老板。”徐星白答。

“来看房子的是什么人？男的还是女的？什么上下的年纪？”

“三十岁左右的男人，看样子斯斯文文的！”徐星白想了想，又道：“只他自己一个人，没有其他人陪同。”

“哎呀！”徐星云打了个哆嗦的，便道：“那人八成儿是在外国回来的，否则怎会什么地方不找，挑了我们隔壁的那单位来看？”

“可不是，自从发生了那件事之后，都一年了，从未见

有人来看那单位的，这厮一定是对本地的情况一点也不熟悉。”徐太太也附和。

“你看，我们要不要通知那个男人呢？”徐星云忽然问。

“通知他什么？”徐太太对女儿的话，感到有点奇怪。

“通知他那单位不可买呀！”徐星云答。

“我说你真是神经病的，我们又不认识他，怎么通知？而且那单位已丢空了一年，我们这一年也受够了，要是真的有人搬进隔邻那单位，不是更好吗？起码多一户人来分担我们的惊恐呀！”徐星白瞪了妹妹一眼，似乎是怪她少不更事。

“妈！你听大哥的口气，多自私，做人怎可以这样子的呢？”徐星云对兄长的话很不以为然，但也知道，自己很难拗得过兄长，所以转而向母亲求教。

徐太太自从丈夫死去后，一直以儿子为精神上及一家的支柱，故不好谴责儿子，但也觉得女儿的话有道理，故而只有这样答道：“傻丫头，你哥又不认识那个人，怎么去跟人家说呢？况且，还有经纪在旁边，坏人生意还不一样糟糕吗？”

“对呀！”徐星白显然也知道自己刚才的话说得太过分，此刻也插嘴道：“而且，那人要是机灵的话，上到我们这层楼，见到三个单位，家家门口挂了八卦，贴上灵符，也应明白是怎么回事呀！如果他连这也不醒觉，说不定他根本不在乎这些。”

“不错！星白说得对，我们跟对户及隔邻都请了神，求了平安符贴在大门上的，任何人望见都该明白呀！”徐太太说。

“其实，我想根本不可能卖得出去的，试想想，那人入屋望一望，当然会感到屋里十分阴森，一点也不舒服呀！”

“你入过隔邻那单位吗？你又知道一定很不舒服？”徐星云好像特别喜欢跟她的哥哥斗气，所以特地又抢白他。

“你这丫头，你少跟我斗嘴一次可以吗？”徐星白气得作势要打妹妹。

徐星云向他做了个鬼脸，随即又走向房间去。

“八成儿卖不成的，就算他不知道那单位以前住的是什么人，回去一问，或者一谈起来，自然会有人告诉他的。”徐太太向儿子道。

“我也是这么想，隔邻单位卖价比市价便宜了差不多十万，有脑袋的也会想想，究竟有什么事？好端端的单位，就算业主急让，也不可能便宜那么多呀！”徐星白应着，又自我解嘲道：“但差不多一年了，从未见过有人来看房子，居然现在有人来看，所以感觉很怪。”

这一夜，徐家正在晚饭中，突然门铃大作。

徐家三口都极为奇怪，但觉这铃声响得太过突然。

“谁呢？谁会在这时候来？”徐太太问。

“真是太奇怪了，我们没有任何人会来！”徐星白也很诧异。

“要知道谁很容易嘛！猜什么猜的。”徐星云说着话时，已经丢下饭碗，跑向大门了。

当她在门上的防盗眼往外望了一下，愣了愣，马上回过头来，道：“是对面的古先生他们！”

“啊？有什么事呢？”徐太太说着，又向女儿道：“快开门呀！”

于是，徐星云把门开了，住在他们对户的古先生夫妇，

一起进来。

“哎呀！原来你们在吃饭，真不好意思。”古先生一看徐家都坐在饭桌旁，马上道歉。

“哪里呢，都吃完了！”徐星白一边说，一边把客人招呼到沙发那边坐，而徐太太也已马上入厨房去倒茶。

“不要客气，不用喝茶了。”古太太忙客气道。

不等主人开口，古先生已马上道出来意：“你们知道吗？我们隔邻有人搬来了。”

这果然是个极之教人震惊的消息，徐家三口同时惊叫起来。

“什么？真的有人搬来了？”徐太太把茶递给客人时，同时震惊地道。

“咦！徐太太，听你的口气，你好像早已经知道有人要搬来？”古先生问。

“是这样的，两个星期前，有天我下班回来，见到楼下地产公司的经纪，带人到隔邻的单位去看，不过，我们都想，那单位谁会买呢？所以我们也没放在心上，没想到，现在真的有人搬来。”徐星白解释道。

“对了！你们又是怎么知道隔邻有人要搬来呢？”徐太太也问古先生他们。

“他也是刚下班，见到楼下堆满了家俱杂物，问管理处，管理员说，我们这层楼那单位卖出了，业主现在搬来，我们不就马上来问问你们，知不知道这消息。”

“什么？”徐星云一直没有插嘴，这时却忍不住惊呼：“这时候搬屋？要搬到半夜吗？”

“可不是，我从未见过人晚上搬屋的！”古太太也道：“就

是感到太古怪了，所以才来问问你们知道这件事没有。”

“古先生，你在楼下见到什么人在搬呢？是否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，斯斯文文的？”徐星白想一想，又问。

“对！没有错，是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！”古先生给这么一问，想了想才答。

“没别人帮他搬？”徐太太又问。

“没有！只他一个人！”古先生答。

“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会明知那单位这样，也肯买入的？”古太太嘀咕着：“我们住在隔壁，都受它影响，价钱要比市价低，要不，我也卖出去呢，想不到居然有人会买进来！”

“很难说，或许人家就是贪便宜。”古先生抢白自己的妻子道：“你以为现在楼价那么高，想买一层楼那么容易。”

“话虽如此说，但贪便宜，不若买层小一点的单位，总比买这层有人跳楼的好呀！”古太太却是不以为然地反驳丈夫。

“总言之，那天见有人来看楼，我们都感到奇怪，隔壁跳楼的不是普通人，当时娱乐版卖得那么触目的消息，人人都知道，而且我们住在它的左邻右里，都受影响，居然还有人肯买，真是想不通，想不通！”徐太太说。

“也许这人从外国回来，不知道这儿曾有个出名的艺人住过，后来却在这单位跳了下去。”徐星白作出推测。

“不！我始终觉得怪，这人不是普通人，我活了大半辈子，可从来也未见过有人选晚上才来搬家的。”古太太喃喃道。

“对呀！选晚上来搬屋，我也从来没有见过！”徐太太也喃喃道。

“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可做的，希望搬进来的那个人，会是个好人吧！那层楼自从丢空之后，一直都教人不安，今次有人搬进来，无论如何，也是一件好事，起码也从此有些人气！”古太太道。

“我总是不能明白，为何这人肯买隔壁呢？不单止有人跳了楼，而且……”古先生的话还未说完，他的太太已白了他一眼道：“你还乱说，这么晚了，你也要知避忌！”

徐星白及他的母亲，似乎都很明白古太太嘴里说的禁忌是什么，因为他们母子两人都不作声，同时眼神中流露出充满警戒的神色。

“真的，天色已经全黑了，还是别说这些为妙！”徐太太也接口道。

“妈，我看不会有事吧！不过是说说而已，怎可能会让他听到呢？就算是听到，我们也没说他坏话。”徐星白皱起眉来道。

“总言之，这一年来，我们好不容易才过得稍为舒服点，无谓在这时候招惹什么。何况，他的家才刚有新住客搬进来，谁知道会怎样的？我们还是静观其变好了。”

“你是住在A座的？”徐星白才走进电梯，便见到那个新邻居主动地跟自己打招呼，态度十分友善。

虽然对这个新邻居充满戒心，但人家这么有礼，徐星白没有理由给他一张冷脸孔的，故而便礼貌地回答，道：“是的，我住在A座的。”

“先生贵姓？”这个三十岁左右，斯斯文文的青年男子，好像看不到徐星白充满戒惧的神色，他在电梯开始向下降

时，又对徐星白问。

“徐！”徐星白尽可能简单地回答。

“徐先生。我姓邓，邓绍良，我是刚搬来的。”这男人马上作出自我介绍。

“我知道！你来看屋时，我已经见过你，不过你认不得我而已。”徐星白说。

“噢！真的吗？对不起呀，当时可能只顾看看屋里的间隔或是什么的，失觉了。”邓绍良马上便道歉说。

“客气了！”徐星白还是没有放松警觉。

就在这时，电梯已落到楼下，他们的话也因而打断。电梯门打开时，邓绍良很有礼貌的用手按住门，让徐星白先出去。

徐星白也不客气，向他点了点头，便迳往外走了。

“唏！徐先生！”才走了两步，听到邓绍良在背后呼唤自己，徐星白迫于无奈的，只有把脚步放轻，等邓绍良赶上来。

“现在大家忙上班，晚上有空，请来舍下喝杯茶，大家聊聊。”

“什么？到你家去？”徐星白听了他的邀请，登时像给人踩了一脚似的，只差未惊呼起来。

“噢？不是嫌弃吧？远亲不如近邻，我是没有恶意的，只想跟邻居做个朋友，你千万别误会。”邓绍良似乎料不到徐星白的反应会那么冷淡，因而有点失望，却仍很真诚地说。

徐星白亦感到自己的态度似乎有点过分，故而便道：“我不是嫌弃，只是……你有空的时候，来舍下喝杯茶好了，我们随时欢迎。”

邓绍良听他这么说，才告转忧为喜，马上便道：“好啊！我下了班一定来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你居然邀请了隔邻那人来我们这边？”徐星云听了哥哥说要把新邻居邀过来喝茶的事之后，吃惊地问。

“怎么了？你以为我想这样的吗？但有什么办法，他叫我过去他那边喝咖啡，你说呀，与其要我过去，我宁愿叫他过来了。”徐星白答。

“我不是怪你邀请他过来，我只是想不到你会这么做。”徐星云解释，又好奇地问：“这姓邓的人到底怎么样的？”

“他很热诚，很有礼貌，看样子不似坏人，而且好像热情得有点过了分。”徐星白想了想，才把自己对邓绍良的观感说出来。

“他做什么职业的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，你这么好奇，等会儿他过来的时候，你自己亲口问问他好了。”徐星白说着。

“他说什么时候过来呢？”徐星云似乎有点焦灼，想赶快见见这个新邻居。

“他说今晚的！”徐星白又道：“大概等吃完饭才来吧！”

可是，他们等到晚上十点半，门铃一直没有响过，邓绍良根本没有出现。

“又说他会来，怎么到现在还不见人影的？”徐星云在十点半过后，还未见客人的影，便向兄长埋怨。

“你真问得奇怪，我怎么知道。或许他有事耽搁，或许他还未回来，亦有可能他今早不过是随口说说，没有认真的！”徐星白也有点不耐烦的说，“反正这么晚了，大概不会来

了，我们关灯睡吧！”

“万一人家真的现在才来呢？”徐太太在旁插嘴。

“那有这么晚去别人家的？妈，管他呢！”徐星白道。

“哥！我在想，他这么晚也不来，会不会因为他家那……留住他？或者现了身，把他吓着了？”徐星云突然在旁边道。

“这……”徐星白与母亲相视一眼，两人都出现警戒的神色。

“星白，你看，要不要过去问一问？”徐太太马上向儿子问。

“他是前天搬进来的，若有事，会不会第一晚已经有事呢？”徐星白保持猜测的态度。

“哎呀！这很难说，近半年来，我们三伙人合份请了法师来走廊作了法，又每家门前都贴上符，才叫做太平一点，但屋里怎样？只有姓邓的住进去后，自己才知道呀！”徐太太害怕地说：“千万别搬了新人进去，又再出什么事情。”

“不会吧！妈，你别过分忧虑。”徐星云道。

“很难说，能够晚上才搬屋的，我看这姓邓的，不会对那层楼上业主跳楼的事，一无所知，可能人家有备而入住的。”徐星白道。

正在说话时，突然门铃响起来了。

“什么？真的要等到这个时候才来！”徐星白望了大门一眼道。

“开门吗？”徐星云问。

“先看看是谁呀？”徐太太一边说，一边便把眼睛凑向大门的防盗眼望去，然后回过头来，对子女作了个无声的口

语：“真的是他。”

“哥！我们不好假装睡了吧，那不大好意思的。”徐星云向兄长道。

“好！让我来开门！”徐星白作出决定，便亲自去开门。

门外站着的果然是邓绍良，但见他手上捧着一份礼物，待徐星白开了门后，道：“对不起，我迟了，希望不打扰你们休息。”

“你没事吧？”徐星白让客人进门，便直率的问。

“我没事，只不过，要过来时，家里来了个不速客……”邓绍良解释。

“什么不速客？”徐星白他们本能的都紧张起来，便对邓绍良问。

“他说是以前的业主。”邓绍良也不客气，马上便回答了。

“什么？是以前的业主？”这一次，连徐星云也忍不住惊叫起来。

“那有什么关系呢？他似乎蛮友善的，你们怎么都好像很紧张？”邓绍良望着徐家三口的紧张模样，很奇怪地问。

徐家三口你眼望我眼的，似乎在交换什么意见似的，最后，还是由徐星白开口了：“我不能不说了，邓先生，你到底知不知道，你现在那层楼，以前是什么人住的吗？”

“我知道呀！”没想到邓绍良却很快便回答了：“他是艺人嘛！”

“哦？原来你知道的！”徐星云很惊诧道。

“但你知道那艺人后来怎样了吗？”徐太太很小心地问。

“我知道呀！他从窗口跳了下去死掉。”邓绍良又回答得

很自然。

一直以来，徐星白他们都以为，隔邻的新业主，对自己那层楼的底细，并不清楚，如今听邓绍良的口气，他竟然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，这就教徐星白他们大出意外了。

“你原来什么都知道。”

“且慢……”徐星白忽然很震惊地说：“你刚才说上手业主来造访，那岂不是见鬼？”

“是呀！”邓绍良很坦白地承认。

又是另一个意外，想不到邓绍良竟然那么坦白地承认自己见鬼，徐星白一家三口，很震惊的直瞪着他，半天也说不出话来。

“邓先生，你今晚是第一次见到杨洋？”半晌，徐星云才嗫嗫着问，她嘴里的杨洋，正是那个跳楼自尽的艺人的名字。

“不！怎么会呢！我在第一天来看楼时，已经见到他了。”邓绍良听他们这么问，马上爽快地回答。

“你原来在第一天来看楼时，已经知道这儿有鬼的。”徐星白瞪着眼，眼珠子都快要冒突出外了，再也想不到，居然会有这样的事，“邓先生，你是从第一天开始，已经知道那层楼的底细，还知道它闹鬼的。”

“不错呀！”邓绍良点着头，极为自然地说。

“你明知是间鬼屋也把它买下来，你不怕鬼吗？”徐星云震惊地问。

邓绍良这次干脆点点头，道：“是的！我不怕鬼，鬼有什么可怕呢？”

“但杨洋冤魂不息，我们住在他的隔邻，自他跳楼之

后，不时他会来揪我们的门铃，有时还会在走廊碰到他，因此，我们联合几个单位的业主住客，又打斋，又做法事，还请了灵符回来，才镇得住，教那鬼魂回到自己的屋里，想不到你明知那屋有鬼，也都肯买，邓先生，你会治鬼的？”徐星白很好奇的问。

“哪里，我什么也不会，但我不怕鬼就是了，反正我搬进来这些天，我与他相处得不错呀！”邓绍良若无其事地回答。

“你真的不怕？”徐太太很少说话，这时也忍不住开口了。

“不怕！”邓绍良摇着头，又道：“他有他自己活动，我有我的，咱们河水不犯井水。”

徐星白呆望了邓绍良半天，似乎想不通，邓绍良何以会这么大胆，因而便问：“但有个鬼魂在自己的家中，你不会觉得不便吗？”

“不会。许多时候，我感到寂寞时，他还可以跟我聊聊天，多个朋友一样，有什么不好呢？反正他又不会害我。”邓绍良回答。

“我明白了，你晚上才搬屋，敢情就是与屋里的鬼魂有关。”徐星云雾地醒悟什么似的叫道。

“错了！我晚上才搬进来，真的因为我白天要上班，只有那时才有空，完全与屋里的鬼魂无关，我一点也没有为了屋里有鬼而做些什么。”

“杨洋的鬼魂出现，与你有什么谈的？他有提到他为什么自杀吗？”

“有呀！他是失恋，加上事业的失意，一时想不开，便

跳了下去。”邓绍良简单的回答：“他其实是个可怜人，我与他相处日子虽然不久，但也感到他怪可怜的，做艺人压力本来已经比普通人大，加上他的感情脆弱，所以便在一时冲动下，结束了自己的性命。”

顿了顿，邓绍良又道：“正因为他还是十分留恋红尘，所以他的鬼魂才会徘徊不去，我既然已用廉价买下他的楼，陪他聊聊天，开解开解他也是应该的。”

邓绍良的话说得好像十分合情理一样，所以徐星白他们，也不知如何反驳才是。

由于徐家他们的宣扬，很快的，整幢大厦的住户，都知道邓绍良是个不怕鬼的人，而且他是先见到杨洋的鬼魂，才买那层楼的。

一时间，邓绍良的名声，在大厦响起来，不过许多人都不能明白，何以邓绍良真的会明知有鬼的楼也买入。

直至那天古先生他们与徐家聚在一起，又谈起这件事时，古先生才道：“我知道姓邓的为什么明知那层楼有鬼也入住了。”

“哦？”徐星白十分好奇，忙忙瞪着古先生问：“你知道？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”

“原来住在鬼屋里，如果你能镇得住鬼魂，那户主会一帆风顺的，那道理就跟人家‘养鬼仔’一样。”古先生答。

“是吗？”徐星白怀疑地问。

“人家是这样说的，到底是不是我可不知道。但你们不觉得吗？我老是看那姓邓的，模样都有点邪门。”

“我就是说呀，这种人少往来为妙，能与鬼同居的，说

什么都不会是普通人呀！”徐太太马上便对儿子劝道。

“妈，你少担心，我又怎会跟他往来呢？人家都没空呢！只不过，他好像十分客气的，我们总不能冷冰冰的寒着脸不理人呀！”徐星白解释。

“唉！总言之，住了那样的人，我们也不知是福是祸。”古太太感叹着。

“很难说，不过，起码那鬼魂现在有人陪伴他，不用出来骚扰邻居，也未尝不是好事！”古先生道。

正当他们这样说着的时候，突然，听到外面有个女人尖声大叫，他们从未听过如此刺耳的叫声，赶忙都冲出去。

这一出去，刚巧见到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，从邓绍良的单位冲出来，而她脸青唇白，重复又重复尖叫：“鬼！鬼……”

“小姐，你没事吧？”徐星白与古太太赶上去扶着那受惊的女子便问。

那女子还未回答，但见邓绍良从单位里追出来，对那女子道：“不用怕呀，你喜欢的，随时回来，我可是不会搬的。”

“姓邓的！你好狠！”本来吓得面青唇白的女子，忽然尖声地骂道：“我找你这么久，原来你用这么一间鬼屋来避开我，算你厉害。”

一听那女子这么说，邓绍良与这女子的关系马上公开，登时，徐家及古氏夫妇们全都明白，邓绍良与鬼同居最终目的，竟是这么个缘故。